

仙姑、台商與廟宇經理人： 新時代的廈門土地公廟*

張文玉**、林瑋嬪***

摘 要

廈門仙岳山土地公廟，座落於廈門島中部湖里區的仙岳山上。它原本和一般常見的土地公廟一樣，只是榕樹下一座小祠。但是隨著中國宗教政策鬆綁後，該廟快速擴展。今日，它已成為廈門市相當「靈驗」的廟宇：香煙裊裊，香客絡繹不絕。我們如何理解這種新型的廟宇？從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研究以來，福建民間宗教研究往往呈現與宗族以及地緣緊密結合的樣態。然而，今日的廈門土地公廟已呈現與過去不同的圖像。本文將從三個面向分析這座廟宇的發展：（1）宗教靈力的重建；（2）台商的加持；（3）廟宇如何成為跨國宗教、政治與文化的混合體。廈門仙岳山土地公廟的研究提供我們一個極佳的實例，讓我們理解當代福建／中國新型廟宇的發展。

關鍵字：土地公、廟宇、台商、廈門、中國

* 本文第一作者為張文玉，負責執行基礎田野調查。第二作者為林瑋嬪，負責研擬大綱、撰寫理論、以及執行先行性與補充性田野調查。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成果，田野工作主要在 2012-2014 年暑假期間進行。田野調查初始得到廈門大學歷史系張侃與黃向春教授的引介。鄭莉教授在三年研究過程中提供了諸多學術與生活面向的協助，在此表達誠摯謝意。本文初稿曾於 2013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與中國的人類學比較研究」工作坊發表。感謝與會人的意見。論文修改過程中，筆者受惠於魏樂博（Robert Weller）與孫硯菲（Yanfei Sun）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文中的照片與圖表皆由兩位作者製作。本文若有任何錯誤，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A Fairy-like Woman, Taiwanese Businessmen, and Temple Managers: A New Age Temple of Earth God in Xiamen

Wen-yu Chang^{*}, Wei-ping Lin^{}**

ABSTRACT

The Tu Di Gong (Earth God) Temple is located on Xianyue Mountain in the Huli District of Xiamen Island. Originally, it was just a small earth deity shrine situated under a banyan tree. However, with the loosening of Chinese religious policies, it has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most efficacious (lingyan) temple in Xiamen. In the work of Maurice Freedman, popular religion in Fujian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patriarchal lineages with a strong local sen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ly developed earth deity temple in Xianyue Mountai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temples in terms of: 1. the rebuilding of the spiritual power by a fairy-like woman; 2. the impact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and 3. the celebra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cultural festival. The example of Tu Di Gong Temple on Xianyue Mountain will shed new light on recent temple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Fujian and throughout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Earth God, Taiwanese businessmen, new age temple, Xiamen, China

* M. 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前言

2011年我們首度來到廈門仙岳山土地公廟。一走進廟辦公室，馬上經歷「文化震撼」：懸掛在辦公室牆上的不是仙岳山廟宇主委與中國或福建的領導人——如省黨委書記或省長——的照片，而是主委與台灣各政黨高層一幅接一幅的合照（圖1~4）：



圖1 土地公廟理事長與馬英九、郝龍斌合照



圖2 與蕭萬長合照



圖3 與宋楚瑜合照



圖4 與王金平合照

我們暗暗自忖：這裡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嗎？那麼，為何廟方如此強調與台灣的关系？這座廟宇究竟能夠提供我們理解今日福建民間宗教發展的哪些重要面向？

相關理論回顧

人類學者弗里德曼在他的研究中 (Freedman 1958) 一開始就提醒我們宗族在福建的重要性。丁荷生 (Kenneth Dean)、鄭振滿的歷史研究更呈現福建廟宇與地緣與宗族之間強烈的聯繫 (鄭振滿 1997; Dean 2003; Dean and Zheng 2010)。然而, 今日廈門市仙岳山土地公廟的發展卻展現當代福建廟宇另一種不靠傳統地緣與宗族關係的樣貌。該廟原本只是山中的一座小土公祠, 它在當代獨特的發展並非建立在與特定宗族或聚落的連結基礎上。因此, 將這座廟宇放在福建的脈絡來看饒具趣味。

不過, 這類型的廟宇並非首先出現在廈門或福建。Lang and Ragvald (1993) 關於香港黃大仙廟的研究就指出該廟的發展如何不仰賴傳統的血緣與地緣關係, 而與香港的移民歷史背景、資本主義、以及企業經理人發展緊密相關。黃大仙的神壇在香港於 1915 年已經出現。但是, 黃大仙的崇拜卻一直要等到 1950 年以後, 香港資本主義急速擴張以及企業經理人的介入, 才逐漸興盛起來。換言之, Lang and Ragvald 認為:

黃大仙從沒沒無名到快速竄起是典型香港成功傳奇的超自然版。(Lang and Ragvald 1993: 72)

那麼廈門仙岳宮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興起, 與廈門獨特的歷史條件有什麼關係? 廈門近年來的社會經濟的變遷是否提供了這座廟宇發展的可能? 仙岳宮向我們揭示了哪些未來中國宗教與廟宇的哪些重要發展趨勢?

廈門與台灣

福建省廈門市, 位於中國東南沿海, 由許多小島組成, 並與泉州、漳州接壤。乃是中國重要港口之一。現在共有六個行政區, 如圖 5 所示。本文所討論的仙岳宮位於湖里區, 即當地人習稱的「本島」範圍。

根據《廈門市志》記載, 廈門早期為侯官所管轄, 到了晉太康三年 (西元 282 年) 方納入政府領地, 隸屬同安縣。宋朝時, 因當地稻米產量高, 「一莖能結雙穗」, 故又稱「嘉禾嶼」。時至元朝, 在本地設置了嘉禾千戶所, 始將此地視為軍事要地來管理。明洪武二十七年 (西元 1394 年), 築廈門城, 並設置中左守禦千戶所。顯示了廈門對外國防的重要性 (廈門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2003: 1-4)。



圖 5 廈門六個行政區

(資料來源：Wikipedia)¹

到了清順治七年（1650 年），鄭成功佔領廈門和金門，做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並在清順治十二年（1655 年），將廈門改名為思明州。而後於 1611 年渡台，開啟二十餘年的鄭氏王朝。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施琅攻克台灣，並在康熙二十三年建立了台灣廈門兵備道，廈門之名確立下來，並成為福建水師提督的駐軍地。除了軍事和商業地位的提升，道光二十二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廈門被列為五口通商之一，更使得廈門持續開放，和各種文化保持互動。

台灣和廈門因著地理條件常有互動，早期便有許多求取溫飽的福建居民偷渡到台灣來。鄭成功佔領廈門和台灣之後，開啟了台灣第一個漢人政權統治，繼任的鄭經及陳永華將漢人的典章制度帶到台灣，同時持續進行著台灣和廈門的走私貿易、招募中國移民，使得台廈兩地的人員和貨物交流頻繁，習俗文化也互相影響。到了清領時代，廈門更是往來台灣唯一的口岸，官兵或商人都要經過廈門才能到台灣。日據時期，則有許多人民不願被異族統治，避走廈門，例如富甲一方板橋林家的林維源及長子林爾嘉，便移居廈門鼓浪嶼，所建造的莊園今日成為廈門重要景點。到了在兩岸分治的時候，廈門和金門則是兩個政府軍事對峙之處。

因著優越的位置和台灣的往來，1980 年廈門成為最早開放的經濟特區之一，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標記。最初廈門經濟特區僅限於湖里區、1984 年擴大到廈門全島。廈門經濟特區的重要投資自然是台灣商人。

表1 2011年中國大陸對主要國家（地區）貨物進出口額（單位：億美元）

國家和地區	貨物出口額	較去年成長%	貨物進口額	較去年成長%
歐盟	3,560	14.4	2,112	25.4
美國	3,245	14.5	1,222	19.6
中國香港	2,680	22.8	155	26.4
日本	1,483	22.5	1,946	10.1
東盟	1,701	23.1	1,928	24.6
韓國	829	20.6	1,627	17.6
俄羅斯	389	31.4	403	55.6
印度	389	23.5	234	12.1
台灣	351	18.3	1,249	7.9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局）²

台灣方面則是自 1991 年起開放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從表 1 可見，2011 年，在中國大陸主要貿易國家中，台灣名列第九，為中國的重要貿易對象。此外，2011 年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的金額也高達 67.27 億美元。這些都可看出臺灣和中國有高度的經濟貿易往來。

在諸多重點城市中，福建省和台灣的貿易相當熱絡。以進口來說，2011 年最大進口來源地為臺灣，進口額 86.10 億美元，佔了 17%。其他依序為東盟、歐盟、美國、韓國及日本。圖示如下：

福建省2011年貿易進口額比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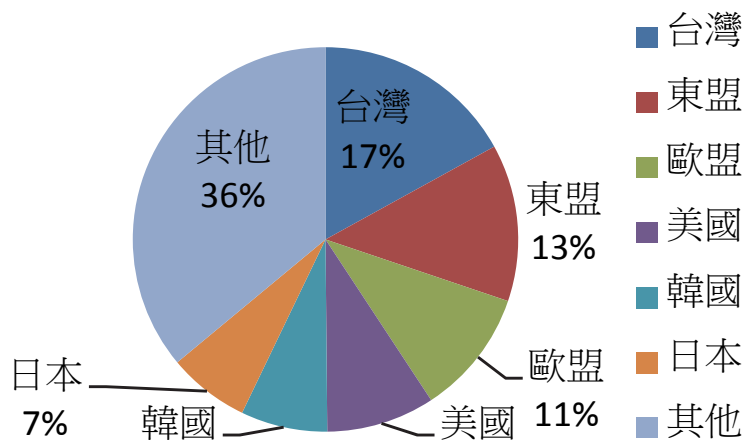


圖 6 福建省 2011 年貿易進口額比例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³

此外，在中國幾個經濟特區中，廈門周邊的海峽西岸經濟區是最具對台特色的經濟區。例如新聞直指「海西經濟區因為『對台』而依存，也唯有以『對台』而壯大，並在各大經濟區中佔有一席之地」(文淵 2007)。因此，和台灣的关系，乃是廈門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

的確，廈門的獨特性來自它做為「試驗與台關係的特區」的角色(廈門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廈門調查隊 2012)。1992 年廈門市便成立「廈門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處理台灣和廈門之間的商務往來。1996 年，國務院批准廈門為兩岸直航口岸，建設公司遂推行「台灣街」的想法。1997 年，廈門成為「兩岸直航試點」，將原來的禾山路改名為台灣街。特別請了當時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題字，希望在台灣街展示台灣的農產品及招商活動。2005 年接著籌辦了「廈門台灣水果運銷中心」，如此對中國而言是「對台工作的重要契機」，對台灣果商來說則是「另一利多市場」(蔡天敏 2006: 125)。2011

年，廈門更設立了全國首家台商會館，位於台灣街和仙岳路口，可看出廈門當地確實有非常多的台商，需要設立相關活動單位。一位資深台商便告訴筆者：

廈門這裡每個角落都有台灣人，怎麼說呢？台灣人在這邊種水果，茶、食物都有台灣口味，台灣口味就是很好吃。像現在廈門有 60% 台灣人，2003 年統計有四百多萬台灣人，現在可能有六百多萬。

正因為廈門充斥著台灣人及台灣商品，當筆者踏上廈門的土地時，最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異」、而是它與台灣的「同」。初到當地、仍生疏地用普通話交談時，不經意夾雜了幾句在台灣稱之為「台語」的閩南語，讓附近鄰居驚奇不已。他們說：「原來拎ㄟ話跟阮同款！」相似的語音，讓彼此多了幾分親切感，話也說的多了。鄰居也開始對我（指張文玉）這個「台灣妹仔」格外照顧。

如果我們將視線轉向廈門著名的中山路的步行區，那麼它更與台灣鬧區西門町神似。這裡白天商家林立，台灣常見的服飾品牌一樣不少。店面代言的明星不乏台灣藝人，年輕人的穿著更是類似。到了晚上，街道燈火通明，許多攤販小吃標榜著「台灣特產」，吸引大量遊客駐足。熟悉的故鄉小吃——如仙草冰、蚵仔煎、紅豆餅等等——在當地亮起招牌，隨處可見。走著走著，看到街上佇立著「台灣小吃街」的高大牌坊，更讓人分不清自己究竟身在何方。想要定位一下自己的位置，打開地圖，很快的又有「台灣山莊」（社區）映入眼簾。如此種種使得廈門成為中國最具有「台灣味」的城市。地貌景觀如此，宗教現象也不例外。

仙岳山土地公廟的今昔

本文的研究對象仙岳宮全名「廈門市仙岳山土地公廟」，位於廈門本島中部的仙岳山半山腰上，又稱「半山土地公廟」（圖 7），本文以「仙岳宮」稱之。這個土地公廟向來屬湖里區塘邊社區管轄。塘邊社區委員會下設有寺廟理事會，管理塘邊社區的各廟宇。

根據廟方所提供的歷史資料記載，這間土地公廟始於宋代，由地方居民共同出資修建，閩南人將這種小型宮廟稱為「岩仔」（李啟宇 年代不詳）。廟雖不大，但有一些靈驗的傳說。廟方碑文特別記載了兩件土地公保佑當地的故事：

明正德年間，年久失修，山忽生虎患，塘邊諸社，乃戶捐緣銀，重修土地公宮。仙岳山四周鄉鄰莫不爭相膜拜，香火鼎盛，人潮喧嘩，惡虎驚

恐棄山而逃，頂禾草泅海而渡。傳土地公神威也……民國二七年，廈門淪陷。日寇入塘邊社，燒厝十數間，殺戮七人，而匿藏土地公宮之鄉眾則躲過一劫。



圖 7 廈門本島與仙岳山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13a)

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出土地公庇佑地方居民，作為地方守護神的角色。然而，土地公信仰在 1960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視為迷信而受到限制。但仍有信眾秘密膜拜土地公，使香火得以延續（李啟宇 年代不詳）。1978 年改革開放後，塘邊社信女張最主動上山，整理土地公廟周邊環境。隨著信眾漸增，該廟也從小神龕改建為有水泥牆的小廟。此時適逢湖里區被指定為經濟特區，開始有許多外地人或企業家進入湖里區。因地利之便，這些民眾多到土地公廟來求取平安、詢問運勢。

1999 年，塘邊社區居委會成立寺廟理事會，管理塘邊社的廟宇，包括保生大帝、媽祖廟、觀音寺和仙岳宮。理事會設有委員 11 人，總管所有廟宇業務，包括媽祖生日、佛祖生日或刈香等。但仙岳宮因香客增加，逐漸成為理事會主要的業務。因此在理事會中，設有六人特別負責仙岳宮的經營。

從以上我們可看到，仙岳宮本為塘邊社的一間廟宇。然而，隨著信眾增加，仙岳宮卻逐漸具有獨特的位置。尤其是在 2008 年改建後，仙岳宮更有另一波新的發展。這個改變是本文接下來聚焦探討的議題。

建造新廟與新儀式

由於舊廟空間有限，與土地公廟日漸興盛的宗教業務逐漸無法配合。因此從 2003 年開始，改建事宜就不斷被提出討論。然而因為眾多因素，改建事宜遲遲未能落實。一直到 2006 年，現任主委林福壽當選後，才積極推動廟宇改建。

如前所述，文革對廈門民間信仰影響甚大，當地人們對於宗教事務已不熟悉。因此在仙岳宮改建過程中，廟方十分仰賴一位台商蔡清煙的協助。他除了積極介入建廟事務外，同時也引薦仙岳宮的委員到台灣觀摩學習，特別是建立起與台南鹿耳門聖母廟的關係。聖母廟的廟委更進一步將他們介紹給其他台灣廟宇認識，例如以土地公信仰而聞名全台的車城福安宮。直至今日，仙岳宮一直和聖母廟保持頻繁往來，兩邊互動密切。例如聖母廟每年的重要慶典，仙岳宮都會去參加。

新廟在 2008 年 8 月下旬改建完成。同年 9 月，仙岳宮除舉行落成大典和開光儀式外，也開始舉辦「國際福德文化節」。廟宇活動規模越來越大，每年都有高階領導參與。過去傍山的「岩仔」，今日已蛻變成爲占地將近一萬平方公尺的宏偉廟宇（圖 8）。

仙岳宮的改建也和政府推行休閒觀光的政策有關。仙岳宮座落於廈門市仙岳公園內，該公園從 1995 年起，已經以山林景觀、休閒度假及健身養性爲主要發展目標。因此公園計畫建立更多綜合服務性的設施（Aine 2013）。2007 年，廈門市委更提出將仙岳公園改建成「弘揚閩南文化的場所」。因此，湖里區政府遂將舊廟旁一塊面積爲 2.27 平方公里的空地，規劃成「閩南古厝一條街」，又稱「仙岳天街」。未來它將作爲公園的綜合服務區，吸引遊客到此休憩，提供一個「集休閒、旅遊、文化於一身的場所」（吳斯婷 2007）。



圖 8 仙岳宮舊廟（左）與新廟（右）

但在筆者 2013 年進行調查之時，當地仍為一方空地，尚未有前述商場或古厝的設計。「仙岳天街」也僅空有一個指示牌。不過廟方規劃了涼亭休憩區、愛國歌曲廣場等，民眾多能自行利用，進行樂器演奏或歌唱等活動。例如，筆者曾看到一位樸素的婦女，唱著愛國歌曲，激昂非凡，引人注目；也有一群長者，拉著胡琴、哼唱閩南語歌曲，扣人心弦，可以看到民間的熱情與活力。

廟宇本體依山勢而建，一共三進，各進逐漸增高。第一進是階梯，設有廟碑和放生池。二進會看到一尊與真人同高的金色土地公塑像，信眾多會去摸摸土地公，說是求福氣，並投入一些香油錢。在塑像後方的桌子則供有一尊較小的土地公，桌上擺滿金紙供品。右方長桌有人負責收善款，紀錄捐款的人、幫忙題字。左邊則有兩位負責解籤的人，信眾搖了籤之後，來這邊索取籤詩，詢問解籤人籤詩的意義。這裡是廟中最熱絡的地方，常有很長的隊伍在排列等待。⁴ 第三進的主殿裡打造了一尊巨大的土地公神像吸引遊客，土地公兩旁則分別是文財神和武財神。殿裡搖籤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側翼也納入了各式神祇，右側有地藏王菩薩、觀音和註生娘娘，左邊則供有文昌帝君、關聖帝君和月老。這些多樣的神祇，可滿足各方信眾不同的需求（圖 9）。

儘管廟宇香火鼎盛，不過令我們驚訝的是，當我們詢問廟方人員廟宇有哪些重要祭典時，他們都表示這間廟除了年度最大規模祭典「福德文化節」之外，其他沒有甚麼特別的儀式。筆者在廟裡曾看到一群和尚和信徒在念經，廟方人員卻說「那是信徒自己在做的，與廟無關」。

由此，我們可看到仙岳山土地公廟已經發展出一種與傳統統福建地方廟宇不同的模式。這間廟不但納入各式各樣的神祇，也不積極舉辦地方性儀式。那麼，我們如何理解這座廟宇的特色？它和廈門地方社會的發展有何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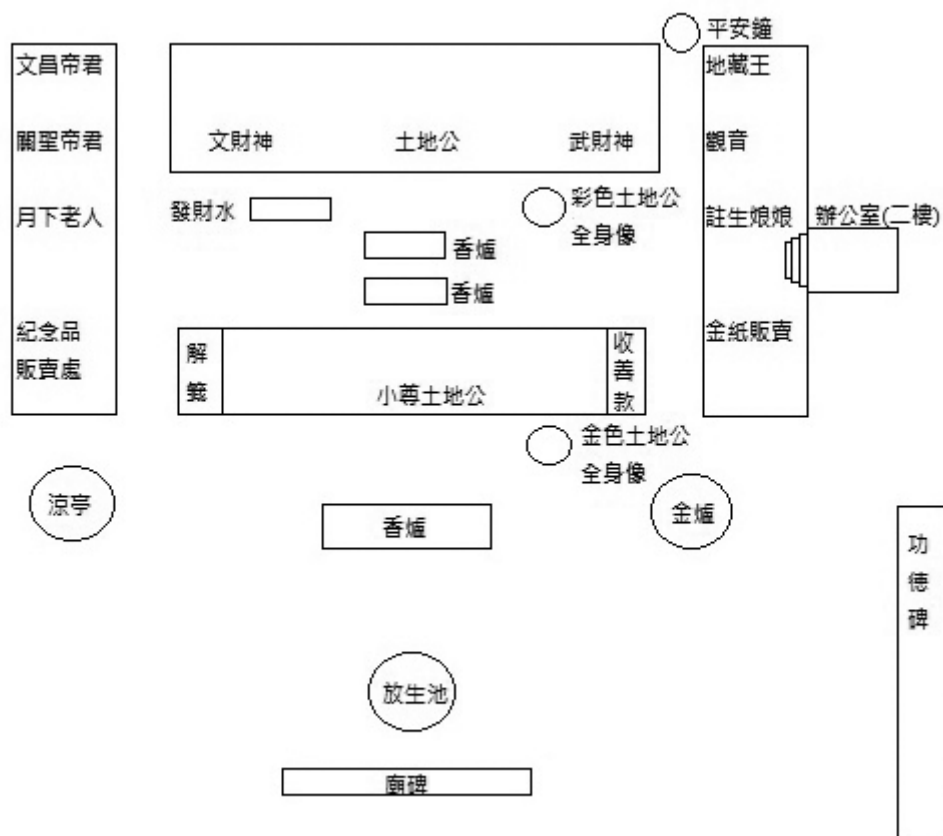


圖 9 仙岳山土地公廟平面圖

宗教解禁，仙姑上山

仙岳山土地公廟的興起與 1980 以來廈門社會整體的政治經濟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連。在政治面，中國的宗教信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全面禁止，直到 1979 年解除對宗教的禁令，各種宗教活動才重新復甦（Yang 2011: 210）。⁵ 根據仙岳宮碑記記載，1978 年開始，塘邊社張最上山整理周遭環境，不但將小祠改為堅固的水泥牆身，也確立了該廟今日的抽籤方式。廟方人員說，本來解籤是另一位塘邊社的居民林正芳在做的，後來張最和他講好抽籤的價錢，讓廟抽成。所使用的籤詩是漳州三平寺清水祖師廟來

的。仙岳宮理事會副會長蔡先生解釋為何仙岳宮會使用漳州的籤詩：

信眾有其他地方來的，就跟她〔張最〕說很靈，她就去找來了。之後有人再次重印。

宮解籤人黃先生更進一步說：

這個是說因為後來人們來拜拜，想要求籤問事嘛，那我們給他弄過來。各種菩薩的籤很多啊，有關帝的、觀音的甚麼都有，那我們就是跟土地公擲筊，看他要那個比較好。

這時的解籤人員都由張最親自審核。她根據自己的觀察，決定是否要讓這個人協助廟務。如果雙方合意，他們稱之為「有緣份」。例如資深解籤人黃先生表示：

〔以前解籤〕就是自己來跟廟祝講，那時廟祝就是張最。那時廟很小，她可以看你是不是常來，就會看你跟菩薩有沒有緣份，看一段時間……然後也要問我們喜不喜歡啊，就像師父徒弟，也要看彼此有沒有喜歡才能收嘛。

現在提到廟宇的歷史，幾乎所有人都是從張最上山的時候說起。廟內人員尊稱張最為「老姑」。新廟見好後，特別在廟外也立了「功德碑」，以紀念張最（圖 10）。

廈門經濟特區的設立

另一個深刻影響湖里區的今貌與仙岳宮發展的重要事件是：1980年10月，中國共產黨和國務院決定在廈門市湖里區建立2.5平方公里的經濟特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廈門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廈門調查隊 2012）。當時規畫將北部設立出口加工區（後成為湖里工業區），西面臨海、東部臨廈鐵路、北至興湖路（吳維彪 1998：11）。南部則是生活區，東邊至福廈鐵路北到興隆路、南至仙岳山北側（陳嘉賓 1998：35）。當時的工人下班便必須離開工業區，在生活區居住。而仙岳宮便在這個南部生活區的範圍內（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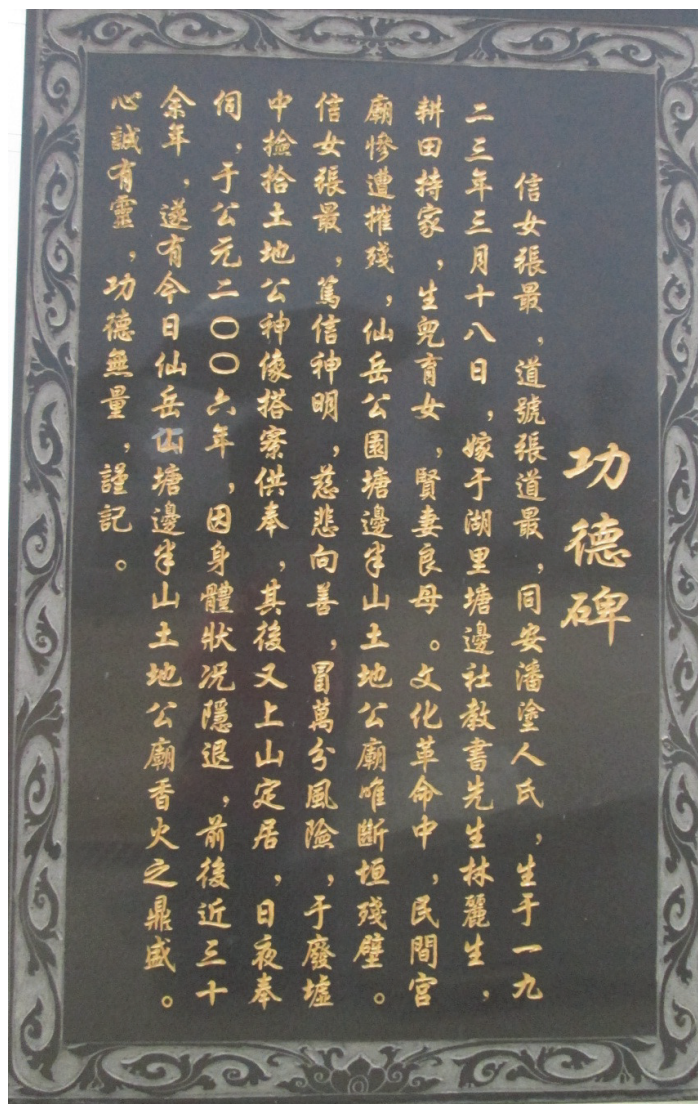


圖 10 仙岳山張最碑記



圖 11 仙岳山與湖里經濟特區位置圖（標記為作者所加）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13b）

湖里區原本僅是個小村子，要建立經濟特區，首先便是需要大量人力來完成基礎建設，包括道路、工廠或是通訊等等。1982 年，湖里從農村改為城市，農業戶口轉為城市戶口，設立湖里居委會，只是當時引進人力手續繁複，特區管委會應用直接對外引進人力的權力，才讓工程得以進展（吳維彪 1998：13）。

到了 1984 年，鄧小平巡視湖里經濟特區，寫下「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好、更快些」的句子，國務院批准將經濟特區擴展至整個廈門島，將原本只有 2.5 平方公里的特區，擴張至 131 平方公里的全島。湖里區便被稱為「經濟特區的發祥地」。此時最重要的目標便是「推進建設、招商引資」（王懷信 1998：27）。

除了北部的工業區，滿足職工日常所需的生活區也逐漸發展起來。1984 年，經濟特區管委會成立了「廈門經濟特區房地產開發公司」，開發所謂的「生活小區」，集結生活、商業、娛樂等多功能服務（陳嘉賓 1998：36）。而許多酒店飯店也如雨後春筍

般林立。從統計資料可以看到，1980 年到 1985 年這段時間，建築業的生產總值增加了四倍之多，其中 1983-1984 的躍升，可能便和經濟特區擴及全島，以及房地產開發公司設立有關。而有戶籍資料的居民，個人 GDP 在五年內也增長了一倍。

表 2 歷年廈門地區生產總值（單位：萬元人民幣）

年份	地區生產 GDP	第一級產業	第二級產業			個人 GDP
			工業	建築業	小計	
1980	64 002	13 834	32 437	4 578	37 015	685
1981	74 074	19 608	33 594	4 636	38 230	764
1982	86 743	19 283	36 548	7 214	43 762	878
1983	94 401	20 089	39 108	7 810	46 918	939
1984	122 906	20 808	46 300	16 935	63 235	1 222
1985	183 604	27 071	74 170	18 090	92 260	1 788

（資料來源：廈門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廈門調查隊 2012）

經濟建設開放，引入了許多生意人，提供了人們發展的機會。例如一位仙岳宮解籤的陳先生，便是因為改革開放而來到廈門的，他告訴筆者：

我 1987 年來舊廟，我是江西人。我在家鄉是作木工的。後來叫我到廈門作船上的搬運工。那時剛開放，土地公就叫我來了。我才到廈門第三天，第三天喔，就聽到隔壁桌，惠安來的，在報功德〔意為來幫神明工作〕，說土地公要蓋房子，找不到木工。我就坐他們隔壁桌，聽到他們講話，我就過去說「我就是做木工的」，我就兩百塊，把這間土地公廟蓋起來了。後來待在廟裡，就像廟祝一樣嘛，廟裡的一切事情都我處理。

陳先生將他前往廈門、甚至立刻找到工作這件事情歸因於「土地公啟示」，但是我們可以想見，正是因為經濟開放，才提供了陳先生移動至廈門乃至獲取這些工作的機會，政經條件提供了一定的背景。

儘管整個經濟特區有相當規模的硬體建設，但進入的資金和企業不足，使得大量廠房間置，開發公司債台高築。例如當時負責整體建設的「廈門經濟特區工程建設公司」，便負擔了 1 億 6 千萬的債務，以及 600 多名被徵地的農民安置問題。一直到了 1987 年，台灣解嚴，開放大陸探親和投資，台資大量進入，使得閒置的廠房開始運

作，諸多整個房產熱銷（施勝 1998：32）。在湖里區有不少社區便是為了投資的台商而建，如華景花園、華泰花園。這樣的轉變也可從統計數據窺見一二：

表 3 廈門地區各級產業 GDP 變化（單位：萬元人民幣）

年份	地區生產 GDP	第一級產業	第二級產業			第三級產業
			工業	建築業	小計	
1985	183 604	27 071	74 170	18 090	92 260	64 273
1986	211 850	28 774	85 167	17 258	102 425	80 651
1987	254 926	34 074	105 058	16 763	121 821	99 031
1988	359 752	52 593	145 589	19 717	165 306	141 853
1989	479 223	56 490	192 051	27 576	219 627	203 106

（資料來源：廈門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廈門調查隊 2012）

由表上可以看到，1987-1989 年之間，工業產值有顯著的提升，其中建築業和提供服務為主的第三級產業有顯著增加，這些和台商進入有密切的關係。

台商：宗教靈力的新源頭

在諸多台商中，其中較為重要的為三德興和燦坤。三德興是高新平於 1985 年所投資的企業，主要生產按鍵等橡膠製品，為廈門首家台資企業。而高新平更積極「以台引台」，引薦台灣企業家視察投資環境，促成多家台資企業在此設廠（屈成鷹、陳育琳 1998：170）。

燦坤則是中國首家外商獨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8 年，以生產小家電為主。當地的文史資料多以這兩間做為台灣企業代表，特別是燦坤在廈門的地位舉足輕重，在資料中，強調燦坤的經營方式如何使其事業成功，提升企業教育，並帶動了廈門經濟，甚至做為「華人品牌」（陳麗霞、陳育琳 1998：174）。練卜鳴（2005）論述中國沿海的投資狀況時，也以燦坤做為例子：「1988 年註冊 90 萬美元，至（2003）產值已達八億美元，廈門員工近萬人」（練卜鳴 2005：71）。而在「廈門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名錄中，燦坤董事長吳燦坤則擔任副會長一職。可以看到燦坤作為重要的廈門台商代表。儘管燦坤的工廠已移往海滄地區，原本湖里區的工廠改成油畫展示空間，希望建

立「海西油畫中心」，將油畫公司聚集在一起，形成聚集經濟。而當筆者在廈門期間，人們對於台商的舉例是「像你們那個王永慶啊，燦坤那些人」，燦坤在廈門人的心中與王永慶齊名。他們甚至還沒有提到郭台銘或王雪紅等在台灣更廣為人知的名人，可見燦坤在廈門的地位重要性。

燦坤在廈門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燦坤和仙岳宮的關係，也導致了仙岳宮的名氣遠播。無論是聽聞筆者來自台灣，或是筆者詢問信徒的捐贈等等，廟裡的人們都幾乎會先提到「燦坤」，例如廟裡解籤人陳先生表示：

這個廟為什麼會有名？你看那個燦坤老闆親自來，這就影響台灣人嘛。這裡經濟開放後，台灣人都來，土地公本來台灣就很多人信，那個燦坤老闆常來，所以台灣人才會知道要來這裡嘛。不然你看土地公廟那麼多，人家為什麼要來這裡？你看那個燦坤老闆，初一十五汽車拖著金紙上來，還僱人來打掃。

另一解籤人黃先生也表示自己和燦坤十分熟悉：

常來就是很靈嘛，像那個燦坤老闆。怎樣是靈？就有答謝，廟裡每個磚瓦都是信徒捐起來的……我跟那個燦坤老闆很熟啊，今天五月他那個油畫中心開幕，我還有去幫忙。

理事會副主委也對這些台商的捐獻印象深刻：

像你看下面那個燒金亭七十多萬，就是大企業自己包下來，自己來求的，那他就是有賺、覺得很靈才會捐嘛。其他有的兩三萬的也是有。

燦坤會前往仙岳宮參拜，應是因地緣之便。燦坤廠房位於興隆路，位於湖里北部工業區和南部生活區的交會地帶，和仙岳宮非常近（見前圖 11）。而仙岳宮因為有燦坤老闆的虔誠信仰和豐厚捐獻，使得抽籤的靈驗故事再添一樁。事實上，除了燦坤之外，還有許多台商也到此參拜，他們與仙岳宮的關係也向外傳開。例如筆者居處附近的城隍廟理事會主任都聽聞此事，他說：

那個〔仙岳宮〕是人多才紅起來……是台灣的有錢人給他建起來。那個也是台灣人來這邊工作，信眾的心意嘛……。

而台灣商人不僅參與宗教活動，更在廈門積極建設，影響深遠。讓城隍廟主委也津津樂道：

很多外資，包括台灣來投資。特別是台灣做好事，來這邊開工廠、種水果，帶動廈門。一個台灣老闆來開工廠，他裡面很多員工，就可以把資源利用起來，人就不會在家沒事做。

前面提到台商在廈門的數量和重要性乃是其他地方所不及的。湖里區積極強調和台灣的关系，也可從 2006 年編纂的「湖里文史資料」窺見一二。該書的題名為「五緣紀事」，指出湖里區和台灣歷史淵源流長，互動頻繁，雙方「五緣相投」，而這五緣包括「地緣近、血緣親、文緣同、商緣廣、法緣久」（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2006：1），強調雙方在生活或文化互動上相當密切。內文則包括各姓氏宗祠的歷史源流，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蕭萬長家族的蕭氏宗祠，以及台商在廈門的商業活動等。另外，今日廈門北邊的五緣灣，原名鍾宅灣。廈門政府為了強調和台灣的密切關係，也在 2005 年將其名改為五緣灣。以上種種讓我們看到廈門當局如何努力強調廈門與臺灣之間的密切關連（不著撰人 a 2010）。

台商不僅帶來了經濟活動，加上由於台灣保留了相當的傳統文化，隨著兩岸的經濟交流，中國原本斷掉的宗教文化得以復興。如同土地公碑記記載：「改革開發後、萬象更新，鄉民遂重拾斷垣殘壁，廈門土地公廟香火又漸日盛。」而城隍理事會主任也補充說：

開放之後才拜，因為宗教自由嘛，很多台灣人來，就拜神、找祖先……像三百多年前，鄭成功收復台灣，把保生大帝帶去台灣，那台灣就保留了文化，這邊就是維持在一個停留的狀態。是到開放後，台灣人來了、再把廟修好，雙方文化交流互動。

而一位仙岳山的遊客也很有感觸地說：

台灣很信這個[宗教]喔？我去台灣遊覽，看那個廟都修的很漂亮……台灣就是比較有傳這個文化，我們這邊文革的時候全部都弄壞了。

東坪山土地廟的對比

除了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以另一座土地公廟—東坪山上的土地廟—作對照。筆者在仙岳宮調查時，有一遊客曾經提到：

遊客：好像還有一個土地公廟，在文灶那邊，那也是半山土地公……

可能比這個更早。

張文玉：為什麼不會想去比較早的廟參拜呢？

遊客：那邊路很難走，這邊環境比較好。

東坪山土地公廟到底位居何處，讓遊客難以找到呢？筆者在一次因緣際會下造訪了該廟。該廟位於廈門本島南部的東坪山上，小徑曲折，交通甚為不便，車子幾乎無法到達。走到山坡上，只有一塊小小的「半嶺土地廟」告示牌指引方向。廟前堆了許多廢棄神像，充滿破落之感。而土地公廟本身也僅是間數坪大的小廟，人走進去都難以轉身。廟旁設了一個小賣店，只見兩三人在門口乘涼，景象和香火鼎盛的仙岳宮相去甚遠。我坐了下來，和他們開始交談，其中一位是在這裏幫忙整理廟務的人，另一位便是廟旁小店的老闆。聊了幾句後，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仙岳山的土地公廟，他很快地回答：

這兩間是兄弟廟，這間〔東坪山〕是哥哥、那間〔仙岳山〕是弟弟。

但因為那邊湖里區發展比較早，交通又方便，所以就很多人去、很旺……

這邊就很不方便，旁邊的那條文坪路是近十年才開好的。」

兩人也都表示這邊的籤也很靈，像店主以前從事貿易業，常常來問事情，覺得有靈驗，就一直來拜。之所以會來這「幫忙」（意即開店），是因為有次拜土地公的時候，自己提到了要來這間土地公廟幫忙，結果連擲四個聖杯，就依照承諾上來開店了。而另位管廟的人也說自己因為得到土地公很多幫助，主動來這邊管理。

詢問管廟人有關這間廟的歷史，十分令人驚訝的是：東坪山土地公廟竟然有著一個和仙岳宮仙姑、靈籤等極為相似的故事！他如此敘述：這間廟已經有六百多年了，以前只是小土堆、弄個小龕，很簡陋。1958 年，一場大颱風，將廟吹毀了，旁邊的大榕樹也倒了。加上文革，沒人敢來整理廟宇，只有偷偷來拜。到了 1982 年開放後，原本在這裡長大的蘇姓老人知道這裡有座土地公，就回來這邊找，慢慢整理起來。這邊東坪山的村民也匯集眾力，最後把廟建起來。

接下來，這座廟也有類似於仙岳宮靈籤的故事。據說在 1989 年左右，有個名叫周永祥的在家居士帶了籤詩到這邊，供人求籤問事。據說還和一位也在這裡算命的女性，因地盤而起衝突，現在這個管廟的人還曾居中協調，最後周居士留了下來。周居士不僅會抽籤、治病，還會做很多事情。後來他把廟蓋起來，還在廟後面蓋了兩間房，住在廟中，為信徒服務。這位居士壽命將盡時，還自己算好臨終的時辰，並吩咐

要埋在廟的附近。廟旁現在有一座塔，寫著「居士周永祥」，即為他的墳墓。這位管廟人稱呼周永祥居士為「周阿伯」，像是仙岳宮的人稱呼張最為「老姑」一般。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不禁要問：兩間廟有著如此雷同的傳說，何以仙岳宮有著今日的盛況，而東坪山土地廟卻如此蕭條？此外，兩間廟的自然環境相去不遠，一開始都是位於半山腰的小廟，何以後來的發展有如此大的差別呢？從圖 12 可以看到，仙岳宮因位於湖里經濟特區附近，其靈驗之名與台商（如燦坤）緊密相連。而東坪山遠離經濟特區，缺乏大量的台灣投資人到此參拜，因此一直維持一個小廟的規模，其靈驗的故事也只能在山區流傳，無法遠播。

透過這兩個廟宇的比較，更能讓我們掌握到仙岳山的發展軌跡。在下節，我們將會討論企業化經營的方式，如何在 2008 年之後，帶給仙岳宮進一步的發展。



圖 12 東坪山和仙岳宮位置圖

(A 為東坪山土地公，B 為仙岳山土地公，標記為作者所加)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13c)

企業化的廟宇經營

企業經理人的出現

現任的仙岳宮主委，林福壽，現約 60 歲，原從事食品業，塘邊人。如前所述，他對於仙岳山土地公廟的改建有促成之功。2003 年開始討論改建事宜，但遲遲未能推行。一直到了 2006 年，林福壽當選主委，開始積極推動改建事宜，同時和政府推行休閒觀光的政策相呼應，遂於 2007 年開始，在舊廟旁的一塊空地進行整修和擴建。

林福壽出現時總是西裝筆挺。像極了是一個生意人。我們初次與他訪談過程中，有手機電話響，他立即停下來，接了電話。我們聽到他以閩南話語與對方問候、聊天，態度甚為熱切。掛完電話後，他告訴我們：

林福壽：有 36 個台灣香客要來。

林瑋嬪：主委跟他們好像很熟？

林福壽：還好。昨天也有台灣一團來，我不認識他們，但電話一來還是會招待他們吃飯。

他的說明讓我們有些驚訝，因為那種語氣實在不像是與不熟識者之間的對話。我們強烈感覺到主委海派大方的作法以及稱兄道弟的言語事實上大大地幫助這座廟宇擴展了海外網絡。2012 年在宜蘭舉辦的文化節會場中，筆者（張文玉）也看到林福壽主委很主動到各桌打招呼，他總是非常客氣地與大家握手寒暄。在空餘時間，筆者也走過去跟主委打招呼，介紹自己曾在暑假到廈門拜訪。雖然他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不過還是一邊握手，一邊說：「不好意思當時很忙，沒跟你多聊」。

林福壽也深知宣傳造勢的重要性。例如，問到當時舉辦福德文化節的相關事宜時，他說：

廟宇光是舉行開光儀式吸引不了人，要結合文化節。

土地公在中國沒那麼大，因此新聞和造勢宣傳便很重要。

事實也證明，該文化節活動的規模十分吸引新聞媒體的報導，讓整修後的仙岳宮成功地立即躍上媒體版面。

此外，他也積極尋找台灣具有知名度或有特色的土地公廟與之聯誼。如 2009 年在屏東車城舉辦第二屆福德文化節，他說「台灣的儀式沒有斷掉，可以到台灣廟宇學習觀

摩。」當我們訪問他時(2012年)，第五屆的福德文化節還未決定舉行地點。他說：「應該會在臺北或桃園辦活動。」為什麼呢？他解釋說：

桃園有三百多間土地廟，他們也有福德文化節，是最有可能舉辦的地方。或是宜蘭有一尊金土地公很有特色，也有可能在那裏舉辦。

可見他一直在尋找和台灣擴大聯誼的可能。另外，林福壽也組成福德文化研究會(聯誼會)，集眾人之力，與官方往來。

從林福壽種種經營方式可以看到仙岳山的發展如何不靠傳統「地緣」關係而發展；相反地，他強調「廟是敞開的，歡迎各種人來」，「你信就來吧」。換言之，仙岳山土地公廟沒有固定的進香地點或路線，也不積極與廈門地方廟宇建立關係，甚至可說是有意识地脫離原有的地域限制，與海外建立新網絡。而主委對廟宇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力，其決策充滿著商業的考量，進香並不是基於宗教上的位階關係，而是如何引人注目、製造話題。

企業化制度

此外，該廟也採行了整齊劃一的企業化制度。理事會根據內部業務需求來選擇員工和分派工作，不像過去舊廟的時代，是以「緣份」來解釋彼此的關係。例如一位資深解籤人陳先生便說：

員工當然要選啊，會根據需要的能力來選嘛，像清潔工不識字的就可以了。金紙營業員就至少要懂得買賣，識字嘛。要是解籤的，我們也會要他來試試看，看他識不識字、解的怎麼樣。

廟大了，人來來去去。現在就是另外招人，看誰要來。……〔怎麼找人？〕就是頭頭去問有沒有人要來，然後他們理事會決定，選的人也比較多。

理事會更為員工設計制服，包括金色和桃色兩款的唐裝上衣：男生著金色，女生穿桃色。廟內所有工作人員在特定的時段都要穿上制服，即初一、初二、十五、十六、週末和節日，因為「遊客比較多，比較好看」，解籤人陳先生如是說。

另外，理事會也設有排班制度，將工作人員分成早晚兩班，早班是早上五點到下午一點，晚班則是下午一點到晚上九點，讓廟內隨時有人可以服務信眾，這種紀律化的管理，可以看到理事會想要打造出整齊和專業形象。

在新廟落成後，該廟也提供了各種宗教服務，並定出價格，信眾多以「有拜有保佑」的心情捐贈。例如信眾可以捐助廟宇屋頂瓦片，一片一百，瓦片上還能寫上家人姓名和祝福語。捐一千可以刻在功德碑上，幾乎附近的商家都有列於功德碑的芳名錄。廟門口可以點光明燈、保佑全家平安。一年三百。若是要請土地公神像回去，視大小而有數千元的差異。除了這種有價的服務之外，廟內更陳設著大大小小、為數眾多的「功德箱」；免費贈送的發財水和平安米，旁邊也有功德箱，讓民眾自由捐獻。就筆者觀察，信眾多十分大方，常是數張百元鈔直接丟進功德箱，且不只投一個箱子。走一趟廟宇下來，拜了很多神、走了很多階梯，也累積了不少「功德」。

國際福德文化節：一個跨國政治、經濟、與宗教文化混合體

福德文化節全名為「國際福德文化節」，它是目前仙岳宮最重要的儀式活動。在 2008 年仙岳宮落成後首次舉辦，為了宣揚土地公信仰，廟方更與當地的「閩南文化論壇」結合。由於仙岳宮建廟過程和海外（特別是台灣）的淵源深厚，因此得到廈門官方的支持和重視。文化節中，可以看到廈門高階行政官員參與，如廈門市政協副主席和湖里區區委等各層領導。另外，該次活動中也決定未來福德文化節將在廈門、台灣和東南亞等地輪流舉辦。可見這個文化節從一開始就不只以宗教活動為主，而是一個跨國的宗教、政治、與經濟混和體。我們可從其歷屆舉辦的地點與內容得到對這個廟宇發展性質更多的理解。

第二屆在台灣屏東車城福安宮舉辦。該廟一向聲稱是「全台最大的土地公廟」，香火十分鼎盛。該次活動中有大陸專家學者和宮廟信眾百餘人參與，目的為深化兩岸民間文化交流（董潔 2010）。因此當時主委和郝龍斌及馬英九的合照，特別被收錄在仙岳宮出版之《福德文化節論文薈萃》中，同時也懸掛在仙岳宮辦公室的牆上（見圖 1），以此強調兩岸交流的卓越成果。

到了第三屆，活動移師回廈門，此時國際福德文化節已被納入「國台辦重點規劃交流項目」。舉辦時間長達兩天，由湖里區政府、廈門市文化局和旅遊局合辦。活動內容也較前次更為豐富，不僅有民俗文化表演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更規劃了臺灣水果節和海峽兩岸購物街等等。福德文化節越來越被打造成「對台交流品牌」（李玉燕 2011），扮演兩岸交流重要角色。

第四屆（2011）突破海峽兩岸的格局，移師馬來西亞，與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合辦

(圖 13)。從仙岳宮的角度來說，由於詩巫地區有興盛的大伯公信仰，以及眾多華人居住，藉由文化節的舉辦，可以將土地公和大伯公信仰連結起來，使仙岳宮的網絡擴及東南亞。就詩巫大伯公廟的立場來看，儘管馬來西亞各地大伯公慶典日期不同，透過文化節，更能連結當地華人，為馬來華裔人群建立一個有別於其他族群的信仰識別（不著撰人 b 2011）。此外，這個活動邀請臺灣、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及砂拉越各地的大伯公廟 500 多位代表來詩巫參與。由於廟方認為這個儀式能使詩巫大伯公廟的名氣向境外擴展，因此他們全力準備。他們舉辦舉行大伯公學術研討會（徐雨村 2012），並以 1200 盞燈籠懸於廟的四周，讓廟宇在黃昏時看起來格外美麗（圖 14）。



圖 13 第四屆國際福德文化節（資料來源：廈門網 2013）⁶



圖 14 詩巫大伯公廟在舉行儀式期間的燈籠裝飾（資料來源：不著撰人 c 年代不詳）⁷

2014 年的國際福德文化節由東馬移師西馬，在檳城舉辦，更與當地大伯公節結合，同步舉行「馬來西亞大伯公節」及「國際福德文化節」。該次活動有超過 180 個組織，86 個大伯公金身參與，相當熱烈（蔡昌衛 2014）。2015 年計畫將到新加坡舉辦。這一系列的活動，無疑地讓我們看到仙岳宮與臺灣與整個東南亞連結的企圖（表 4）。⁸

表 4 2008-15 國際福德文化節舉辦地點

2008	廈門仙岳山
2009	台灣屏東車城
2010	廈門仙岳山
2011	馬來西亞詩巫
2012	台灣宜蘭四結
2013	廈門仙岳山
2014	馬來西亞檳城
2015	新加坡

仙岳宮國際福德文化節每年到不同地方舉辦的形式，很明顯有別於傳統進香固守路線、劃定信眾範圍的方式。每年舉行儀式的地點，隨著仙岳宮和不同廟宇的聯絡而不斷調整。如此的文化節，仿若舉辦世界盃一樣，突破傳統祭祀圈格局。透過新式文化活動的舉辦，仙岳宮不斷向境外拓展，與台灣以及東南亞建立新的連結方式。我們可以說，仙岳宮的發展已突破了過去廟宇的「祭祀圈」格局（林美容 1986, 1989；施振民 1973；許嘉明 1973），現在的它不但與一般福建公廟有了顯著的不同，我們也可預期未來它將會不斷有更創新的作法。

結 論

仙岳山的例子擴展了我們對福建民間宗教的理解；它提供了另類非以宗族或地緣為基礎的新型廟宇實例。我們看到該廟在文革的破壞後，先有「仙姑」上山重新為其靈力建立基礎。接下來，仙岳宮能夠有進一步發展與廈門做為經濟特區開放至為相關。台商來到廈門，尋求地方廟宇庇佑。人們將台灣人在廈門的成功，特別是重要台商燦坤，與仙岳宮的土地公靈力連結。如此，原本面臨凋零的民間信仰在結合經濟力量後再次活絡，並做為官方連結兩岸的重要手段。廟宇新的經理人在吸收台灣的宗教發展經驗後，更使得仙岳山能以不同於傳統福建廟宇的新面貌出現。

換言之，該廟從經濟得到新的靈力泉源。再由宗教企業家吸收海外經驗，推陳出新，發展出新經營模式。如此的發展不但使得這類廟宇發展方式不但不同於福建原來建立在地理血緣型的傳統廟宇（鄭振滿 1997；鄭振滿、陳春聲 2003；Dean 2003；

Dean and Zheng 2010)，而且還影響了他們（如林福壽接管塘邊社區的廟）。⁹仙岳山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今日福建民間宗教如何發展出與過去不同的面貌。

不過，仙岳山發展模式在漢人社會並非特例，在中國各地都已見到類似的廟宇出現（Lang, Chan, and Ragvald 2005）。Sun（2014）在浙江桃江縣的研究也呈現類似的現象。她進一步指出當代中國民間廟宇的發展呈現兩極化的發展趨向：在線的一端呈現的是建立在血緣與地緣的傳統廟宇正在逐漸衰頹，線的另一端則是大型廟宇發展得越來越昌盛。她認為後者的發展往往與該廟的區域網絡大小、是否有重要的靈媒推動、以及能否與現代交通體系結合相關。

的確，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類廟宇的出現不只是與廟宇原本的網絡，也與區域歷史或社會背景至為相關。例如前述的香港黃大仙廟與香港的移民與資本主義發展密切關連（Lang and Ragvald 1993）。Cao（2011）的研究，也類似地指出基督教會在溫州的快速發展與溫州獨特的區域資本主義體系無法分隔。溫州的企業家將企業精神運用在教會的經營（2011: 76），很多老闆基督徒「經營教會如同工廠一般」（2011: 83），將溫州父權家庭模式滲透大教會管理上。溫州的教會充滿溫州商人的獨特氣質與精神—務實且善於模仿（2011: 93）。Cao 總結說：

[溫州教會發展的]底層邏輯是企業性的而非宗教自身。(Cao 2011: 87, 39)

再者，這些廟宇之所以能夠越來越繁盛，有時是因有能力的靈媒，更重要的是某些企業型靈魂人物的出現與媒介。如香港黃大仙廟的 Wong Wan Tin（Lang and Ragvald 1993）、陝北龍王廟的老王（Chau 2005, 2006, 2011）、或台灣大甲鎮瀾宮的王金爐（張珣 2003）。

在廈門我們也看到非常類似因素的運作，造就了今日的仙岳宮，如廈門與台灣的地理歷史淵源、1980 以後台商的來到、以及「企業型」經營人物，如老姑張最與林福壽，先後的出現。這些因素使得仙岳宮超越過去福建地方廟宇建立在地緣、宗族、與祭祀圈的基礎，標誌了一種福建新類型的廟宇。不過，對於廈門仙岳宮，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止是它是一個後祭祀圈時代的產物（張珣 2002）。更重要的是：它今日已經與各樣不同的元素連結，突破傳統廟宇發展模式，發展成一個跨國政治、經濟、與宗教文化的混合體（相關的討論見林瑋嬪 2009；Lin 2014）。因此，仙岳宮所揭示的「宗教」已經與傳統時代有了重要的不同。雖然，目前我們仍然無法清楚地描繪它的性質。但

我們相信：這個民間宗教新的發展方向非常值得我們持續地關注與探討，它將是我們理解今日中國宗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

附 註

1.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3)「廈門市」條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A6%E9%97%A8%E5%B8%82>。
2. 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http://twbusiness.nat.gov.tw/home.do>。
3. 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http://twbusiness.nat.gov.tw/home.do>。
4. 仙嶽宮的搖籤遠近馳名，但並非本文的分析主題。
5. 廈門在 1979 年恢復設置市宗教事務處，1991 年成立廈門市宗教事務局。廈門的民族宗教乃是放在「廈門統一戰線」的網頁之中，請參見：
http://www.xmtz.cn/webnews/viewt_mzzj_448_13.action（中共廈門市委統戰部 年代不詳）。
6. 廈門網 http://zt.xmnn.cn/a/2013hulifdwhj/t15_28/201309/t20130908_3487507.htm。
7. 詩華資訊 <http://www.seehua.com/node/29815>。
8. 由於田野時間限制，本節國際福德文化節的敘述以網路資料為主，輔以部分廈門與臺灣田野資料。
9. 廣東參見 Faure and Siu (1995)。

引用書目

中共廈門市委統戰部

年代不詳 〈廈門統一戰線〉。

http://www.xmtz.cn/webnews/viewt_mzzj_450_13.action，2013 年 8 月 6 日上線。

文淵

2007 〈曾欽照：“海西”要成為台商最聚集地區〉。「中國廣播網」，<http://0rz.tw/gWRhR>，

2013年8月6日上線。

不著撰人 a

2010 〈廈門地名臺灣情結由來已久〉。《東南早報》9月27日，
http://szb.qzwb.com/dnzb/html/2010-09/27/content_206537.htm#，2014年7月10
日上線。

不著撰人 b

2011 〈中華文化信仰產業 大伯公節推向國際〉。「詩華資訊」，
<http://www.seehua.com/node/7410>，2013年6月2日上線。

不著撰人 c

年代不詳 〈詩巫大伯公廟在舉行儀式期間的燈籠裝飾〉。「詩華資訊」
<http://www.seehua.com/node/29815>，2013年6月3日上線。

王懷信

1998 〈湖里工業區管理局瑣憶〉。刊於《湖里文史資料第三輯》。廈門市湖里區政協
文史委員會編，頁22-29。廈門：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李玉燕

2011 〈區委書記李棟樑：將福德文化節打造成對台交流品牌〉。「中國台灣網」，
http://www.taiwan.cn/zt/wj/jtwhj_2/yw/201011/t20101104_1588367_1.htm，2014
年12月31日上線。

李啟宇

年代不詳 《土地公廟紀事》。廈門：廈門仙岳山土地公廟。

吳斯婷

2007 〈仙岳山將建設“閩南古厝一條街”〉。「東南網」，
http://www.fjsen.com/d/2007-08/12/content_1294665.htm，2013年8月6日上線。

吳維彪

1998 〈特區發祥地創建初期的片段回憶〉。刊於《湖里文史資料第三輯》。廈門市湖
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頁10-17。廈門：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屈成鷹、陳育琳

- 1998 〈首家台資企業“三德興”〉。刊於《湖里文史資料第三輯》。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頁 169-171。廈門：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林美容

- 1986 〈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53-114。
- 1989 〈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41-104。

林瑋嬪

- 2009 〈邊陲島嶼再中心化：馬祖進香的探討〉。《考古人類學刊》71：71-91。DOI: 10.6152/jaa.2009.12.0004。

施振民

- 1973 〈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1-208。

施勝

- 1998 〈勇於拓荒鑄輝煌〉。刊於《湖里文史資料第三輯》。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頁 30-34。廈門：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徐雨村編

- 2012 《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福德正神與大伯公的跨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張珣

- 2002 〈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8：78-111。
- 2003 《文化媽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許嘉明

- 1973 〈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65-190。

陳嘉賓

- 1998 〈湖里南部生活圈的崛起〉。刊於《湖里文史資料第三輯》。廈門市湖里區政協

文史委員會編，頁 35-39。廈門：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陳麗霞、陳育琳

1998 〈華人品牌和燦坤的企業文化〉。刊於《湖里文史資料第三輯》。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編，頁 172-174。廈門：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廈門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2003 《廈門市志》。廈門：方志出版社。

廈門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廈門調查隊

2012 《廈門經濟特區年鑒 2012》。http://www.stats-xm.gov.cn/2012/2012/main0.htm，2013 年 8 月 6 日上線。

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2006 《湖里區文史資料第十一輯：五緣紀事》。廈門：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

廈門仙岳山土地公廟

年代不詳 《廈門市仙岳山土地公廟紀事：感恩土地》。廈門：廈門仙岳山土地公廟。

廈門網

2013 〈第四屆國際福德文化節〉。
http://zt.xmnn.cn/a/2013hulifdwhj/t15_28/201309/t20130908_3487507.htm，2013 年 5 月 11 日上線。

董潔

2010 〈第三屆福德文化節側記：牽手兩岸 傳統民俗促交流〉。「中國台灣網」，
http://big5.sd.taiwan.cn/gate/big5/www.taiwan.cn/zt/wj/jtwhj_2/yw/201010/t20101028_1578238.htm，2013 年 6 月 2 日上線。

經濟部

年代不詳 〈福建省 2011 年貿易進口額比例圖〉。「全球台商服務網」，
http://twbusiness.nat.gov.tw/home.do，2013 年 8 月 6 日上線。

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年代不詳 〈2011 年中國大陸對主要國家（地區）貨物進出口額〉。

<http://twbusiness.nat.gov.tw/home.do>，2013 年 6 月 22 日上線。

年代不詳 〈福建省 2011 年貿易進口額比例圖〉。<http://twbusiness.nat.gov.tw/home.do>，2013 年 6 月 22 日上線。

練卜鳴

2005 《中國區域經濟的四大亮點：福建廈門的未來展望》。苗栗：練卜鳴出版。

蔡天敏

2006 〈台灣街的今昔〉。刊於《湖里文史資料第十一輯》。廈門市湖里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頁 100-104。

蔡昌衛

2014 〈逾 180 組織 86 大伯公金身赴會 福德文化節 3000 人報名〉。《光華日報》9 月 2 日，<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4/09/02/109.html>，2015 年 1 月 1 日上線。

鄭振滿

1997 〈神廟祭典與社區空間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證〉。刊於《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王銘銘、王斯福編，頁 171-204。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鄭振滿、陳春聲編

2003 《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Aine

2013 〈廈門仙岳公園—以健身養性為主要功能的公園〉。12 月 23 日，<http://tuan.cctct.com/article/Travel-Scenery/11892.html>，2014 年 7 月 10 日上線。

Cao, Nanlai.

2011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u, Adam Yuet

2005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and the Revival of Popular Religion in Shaanbei, North-Central China*. *Modern China* 31 (2): 236-278. DOI: 10.1177/0097700404274038.

2006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vit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Milton Park, Abingdon ; New York, NY: Routledge.

Dean, Kenneth

2003 Localom C munal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174: 338-358.

Dean, Kenneth, and Zhenman Zheng

2010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Leiden; Boston: Brill.

Faure, David, and Helen Siu

1995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eedman, 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Google Maps

2013a 廈門仙岳山.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B%99%E5%B6%BD%E5%B1%B1+%E4%B8%AD%E5%9C%8B%E5%BB%88%E9%96%80%E5%B8%82%E6%80%9D%E6%98%8E%E5%8D%80%E9%82%AE%E6%94%BF%E7%BC%96%E7%A0%81:+360000/@24.48693,118.1328987,13z/data=!4m6!1m3!3m2!1s0x341484cd93c6d759:0x6845e22f75824c9d!2z5LuZ5ba95bGx!3m1!1s0x341485288f10bb17:0x3b8dde88f491ced4?hl=zh-TW>, accessed June 25, 2013.

2013b 廈門仙岳山.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B%99%E5%B6%BD%E5%B1%B1+%E4%B8%AD%E5%9C%8B%E5%BB%88%E9%96%80%E5%B8%82%E6%80%9D%E6%98%8E%E5%8D%80%E9%82%AE%E6%94%BF%E7%BC%96%E7%A0%81:+360000/@24.5058509,118.0995964,15z/data=!4m2!3m1!1s0x341485288f10bb17:0x3b8dde88f491ced4?hl=zh-TW>, accessed June 25, 2013.

2013c 東坪山公園.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9D%B1%E5%9D%AA%E5%B1%B1%E5%85%AC%E5%9C%92/@24.4898652,118.1150216,14z/data=!4m5!1m2!2m1!1z5p2x5Z2q5bGx6Zuy6aCC!3m1!1s0x0000000000000000:0xb4f0aa3bfe2c0b83?hl=zh-TW>, accessed June 25, 2013.

Lang, Graeme, and Lars Ragvald

1993 *The Rise of a Refugee God: Hong Kong's Wong Tai Sin*.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 Graeme, Selina Chen, and Lars Ragvald

2005 *Temples and the Religious Economy*. In *State, Market, an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Yang Fenggang and Joseph B. Tamney, eds. Pp.149-180.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Lin, Wei-ping

2014 *Virtual Recentralization: Pilgrimage as Social Imaginary in the Demilitarized Island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6 (1): 131-54. DOI: 10.1017/S0010417513000649.

Sun, Yanfei

2014 *Popular Religion in Zhejiang: Feminization, Bifurcation and Buddhification*. *Modern China* 40 (5): 455-487. DOI: 10.1177/0097700413501612.

Yang, Fenggang

2011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evival of Religions*. In *Chinese Religious Life*. David Palmer, Glenn Shive, and Philip L. Wickeri, eds. Pp. 209-2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kipedia contributors

N.d. 廈門市.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A6%E9%97%A8%E5%B8%82>, accessed by June 25, 2013.